# 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74

EAST ASIAN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四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 徐氏篡吳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嘗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愼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惷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

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援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眾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欲以要害誘致之

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
自兼鎭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
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旣得江西驕侈益甚
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
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
指揮使綦毋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
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毋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
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遂犇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

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温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温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撾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温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温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廷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眾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

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旣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鎭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

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

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
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
何用財爲温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秦章不可
秦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温使親將彭城
翟虔告之秦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
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並其親近温始暴
顥弒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
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
州公之惠也温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
初顥與温謀弒威王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温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温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獄酷濫縱親兵剽掠市里温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温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

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賞薄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　是歲弘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齎書問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温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温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温使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温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爲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夏五

月李遇少子爲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脩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温訥蘇州人也温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温領鎭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

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　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爲營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兼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伎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幷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撾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

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伎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寵伎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伎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

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鄣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劒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到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温諸子皆弱温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

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幷其諸子　秋七月吳徐溫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

知誥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

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閒曠土盡闢
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
以爲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屛語常
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屛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
以鐵筯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
而知也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
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
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
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
爲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

唐正朔嘗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
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
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嚴可求參總庶政使草
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
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
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
母爲太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
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

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爲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陽郡公潯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繼明爲廬陵郡公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爲它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爲楚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爲舒州團練使已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卽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温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温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温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温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温自金陵來朝先是温以親吏翟虔爲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温名雨爲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温請以所生子爲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鎭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鎭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

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
俟旦上之是夕温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
贈温齊王謚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
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
帝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
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
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爲常
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
王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

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陽王　夏四月戊
戌昪徙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昪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
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
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
龍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
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冬十
月昪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
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
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

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爲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

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領鎭海節度使遣右雄
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
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
可乎知誥曰爾挺劒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
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
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
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　十二月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
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
它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

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爲太子　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爲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

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　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温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

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節度使知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

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眾心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眾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

6th FLOOR TORONTO, CANADA

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出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夏六月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於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
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尙父嗣齊王九錫辭
不受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
還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
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
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
知誥令尙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
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

子嵩擕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月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尚父丞

相殊禮不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夏四月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　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十二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

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册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爲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戊子吳

6th FLOOR
TORONTO, CANADA

主使宜陽王璙如西都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三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王申更名誥　夏六月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閽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爲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

於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爲悖
逆庶人絕屬籍侍衞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
歸罪於悰貶池州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
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
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
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
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卒　丙寅
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
卽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
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册詣吳主稱受

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

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
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
丘大司徒齊丘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懟聞制
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
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
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
於它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
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
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

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三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鎮海留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　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　是

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
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
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
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
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爲
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
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
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哀如父母
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

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别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

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三月庚戌唐主
追尊吳王恪爲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
廟號及謚　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張溥曰徐溫少販鹽爲盜楊行密起合淝往隸
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
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顧以密策殺朱延壽見
親愛預謀議行密寢病平生舊將皆戰守在外
溫居帳內遂與張顥參立渥功渥陵蔑勳舊溫
顥弒之溫復委罪於顥結鍾泰章行誅彼不戰
而冒功臣之賞同逆而避弒君之名使先王寄

以心膂國人不知爲賊亦奸人之最雄也知誥
李榮子流寓濠泗間行密收養之賜溫爲子勤
孝積寵竟代溫執國政雖知訓死於朱瑾知詢
知諫疾死若有天幸然溫未亡時知誥卽潛收
衆心知詢握兵據上流知誥徵還江都金鍾置
毒撫棺誚讓圖害徐氏諸子不遺餘力徐溫陰
謀一生盜攘國柄臨沒撫膺意謂司馬懿雖死
師昭正强代有吳者必己子也假手捷取反出
異姓不亦笑自爲之愚問鼎何益哉知誥照鑑
悲老急望篡位始市德如田恒終謀禪如王莽

至遷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又族殺之則零陵汝陰不甚其酷矣宋齊丘贊誥竊國妒周宗先已上書諫正既悵惘失慮又請斥遠楊溥父子以沈約之諂欲效荀彧之智多見其詐而鮮恥也知誥女爲吳太子璉妃後封永興公主女聞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其志操豈異黃皇室主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

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



6th FLOOR TORONTO, CANADA

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閒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

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
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
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爲邵州
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
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夏四月戊戌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
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冬十一月蔣勛求
爲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勛據邵州使其將申德昌
屯定勝鎮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

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檛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眞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

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爲行軍司
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留後馬殷
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
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
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
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脩霸業則誰與
爲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
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
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

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五月湖南將
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
爲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
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
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爲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
伏兵於險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
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
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十一月馬殷遣其將李瓊攻
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脩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縛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



TORONTO, CANADA

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爲桂州刺史未幾表爲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賨性沈勇事孫儒爲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

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賨泣辭曰賨淮西殘兵
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兄聲問賨事大
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歸長沙行密親
餞之郊賨至長沙殷表賨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
貢天子賨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
好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
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
勿爲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
玕本赤石洞蠻酋鎭南節度使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

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
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
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
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引兵絕江與
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
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
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
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農王之腹
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温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
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



TORONTO, CANADA

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丙申雷彥恭攻岳州不克　辛亥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

泠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

彥暉虜其弟彥雄送於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　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

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士宇旣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鎭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飮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彦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

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亙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

玕帥衆數千人犇楚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爲子
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
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爲左相存爲右相殷遣將
侵荆南軍於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
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溆州蠻酋潘
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
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
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　冬十二月

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溆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眞救岳州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

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

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龍德元年辰溆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内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過荆南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事見高氏據荆南）　六月丙申封楚王殷爲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事見高氏據荆南　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

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

殷殷不聽乃遣使遣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幷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

淮每殺不幸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



TORONTO, CANADA

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於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九月壬

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聽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淸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爲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　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獎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

之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統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恆李弘皐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奬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

曷帥諸酋長納溪錦奬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
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
爲溪州刺史以劉勍爲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
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
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
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
用角簟秋冬用木緜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
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爲長槍大槊



TORONTO, CANADA

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鎗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爲兵惟貧弱受刑

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恆請見辭以晝寢恆謂客將



TORONTO, CANADA

區弘練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冬十二月楚湘陰處士戴偃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

府都尉領鎭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
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
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
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爲最長
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皐
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
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
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
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恆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
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



TORONTO, CANADA

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恆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冬十月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犇喪乙巳至趺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

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脩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



TORONTO, CANADA

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爲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皐等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蕚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蕚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贇環之子也希蕚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蕚希廣交爭

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於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　秋七月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



TORONTO, CANADA

王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

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須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眾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眾曰



TORONTO, CANADA

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

洪璉兵敗犇還長沙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贇
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
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
人贇曰亡父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
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
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
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
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於湘西步兵及蠻
兵軍於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
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



TORONTO, CANADA

津屬於南津以馬希崇爲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温將騎兵屯駞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彊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

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
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
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
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
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
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
廣歎曰眞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
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一旦彭師暠見可瓊
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
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

是邪師曷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

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淸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温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温攻淸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



TORONTO, CANADA

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
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
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
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皐弟弘節都軍判官
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
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
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
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
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
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爨食李弘皐弘

節唐昭肖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　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眞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恆欲用之恆稱疾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　三月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

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於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顒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

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
府宴小門使執鈇在門外希萼使彥瞄同坐或居諸
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
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
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
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
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
曰眾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眾各
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
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

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翺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眞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眞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眾廢光惠送於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

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於周　秋九月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於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

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内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

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爲弑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爲兵與師暠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爲界編竹爲戰艦以師暠爲武清節度使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

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恆奉牋詣鎬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

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
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
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
卽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
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
岑侍宴言臣少游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
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
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
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
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

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鬭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西北面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

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犇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立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

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犇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

厚湖南刺史皆入朝於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蒙城鎭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

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
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
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東藁潛
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鬭且命鳴鼓角朗
進等以爲將曉斬關犇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
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
眾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
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
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

逵悅厚遇之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固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己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己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

巒收散卒數百犇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眞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

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溆州酋長苻彥通爲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爲羣蠻所憚補西境鎭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勳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

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眞爲行軍司馬遣敬眞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

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爲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於蠔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諡曰恭孝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節

度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眞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眞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眞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眞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

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眞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眞爲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伎餌之敬眞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眞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刼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眞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

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眞以徇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眞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言於王逵曰何敬眞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六月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琰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於別館　秋八月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

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於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

極靡不恤百姓令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張溥曰劉建鋒之難眾推張佶佶忽爲馬殷謁
傷辭語諸將牒召馬殷立爲留後湖南國祚繇
此而起天意有歸倉卒轉屬佶可謂知興矣殷
以材勇事孫儒爲賊梟銳不聞大度獨決策高
郁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視成汭楊行密蔑如無
有繇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節竟以功名終身彼
誠取貧富强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朔修四鄰之
好用知自全幸無蹉跌亦非偶然也殷臨殂寘
劍祠堂遺命諸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未

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高郁國之謀主無故族
死子利父亡目久無殷卹子反咋先戮耆老又
安能保百歲以後羣昆恭友念父遺言永無失
墜哉希聲襲位慕朱溫食啖居喪不哀日烹五
十雞卽其一事無禮甚於魯昭公漢昌邑何以
能久希聲驟逝希範不長主國之次當在希萼
劉彥瑫等忽立希廣以啓爭端潭朗相攻累年
不息希廣懦弱遇害希萼束身歸唐兄弟窮鬬
促數分崩惡不及劉晟禍則等王曦門內之兵
有兩敗無兩全繇來然矣馬希振殷之嫡子長

而賢般寵袁夫人越次立希聲希振棄官爲道
士希贍希萼希廣弟也痛兄亥爭屢遣使諫不
從疽發背卒苑氏希萼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
赴井死以同氣仁讓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
頑夫革心凶人改聽而死不見答獨希崇狡險
尺書激釁喪國無怨大抵骨肉搆隙其人至愚
惡聞敎睦喜信離閒衆正力匡不敵一夫讒鑠
是以論楚潭明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五

而貴殷鑑哀大人越次立帝轡帝振棄宮爲賊

士帝牆帝夢帝廣州也痛兄玄爭履遣使諫不

從姪發背卒施氏帝夢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

並其死以同氣仁義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

頑夫革心內人效聽而死不見答獨帝躬救論

天書激發喪國無怨大義骨肉攜貳其人宜聞

惡鬭敦睦寖信離間就正力匡不敵一夫讒鋒

是以論楚譚與晉真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慨矣